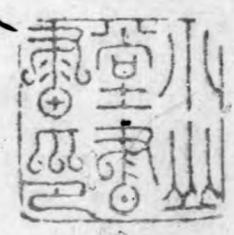


校
已校抄白

尔宁常宜尔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樂天和

前日忽遽問途不待一就別暑中奔馳勞倦殊不知其
况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樂極奉思也昨
晚還家骨肉輩首及動靜伏承日來體力佳健病倦未
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尋刘老嗣書委曲久
不見其人得書如与之款嶽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

有間便當致報幸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不
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
見搶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然不敏之愧無以
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忽幾不欲捨之而去豈
鹿豕之也遊天所賦耶無由屈致晤語但深悃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頓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

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歲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人貧
生尤以為懼爾懼爾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忽高

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非人所及啜菽飲水當取以為
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闍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
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西画像已取其一東也若欲煩天和為取

兩畫

爾

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爾本欲作渠書為此事
只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其不在

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候不肖歸見及專奉托
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不自給未
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
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投隙尚多應命
淹晚至愧介還方起枕草率滋畏不一

又

霜寒伏惟起居佳勝累辱垂顧幸迫未果情謝愧詠下

展蒙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為矜式
苟不屑行當展翰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為終日之
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疏軸失契勅作字軌大更尔奉
煩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祇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師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為况佳
適示諭媿感初安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體

則親黨黨與榮烏疇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
略相顧幸甚

與劉延仲

某啓大雨蒸濕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鉤魚黃
江南羹為一日語笑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
事為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穎昌
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使短未竟果了可來作同
官否乳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閱畢即馳還正本或
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過一詩次企渴

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久不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遣
東歸屢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與誠父一往
還獨遠君子念之當不自得然西去相知道雍容湖山
間真風塵外人矣想像佳句倍深耿耿比得疾淹久哀
晚殆支持不能惟僅脫死耳外事廢阻滯不聞每御已
到先枉手筆佩荷慰澤可量翻陋氣方多寫字未得累
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示問甚寵感
刻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你霜晴為賦如何
佳期定何日無由進与席未但深傾白庶幾回輒獲遂
相尽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牽迫殆不容出頭

初不謂至是也瞻企拳可勝道哉蒙王示具領勤
三二日當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欲詣見偶為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密
阻鄙豈勝拳夜歸奪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食
固佩勤厚属二十七决成行尚有所不得已人事勢須略
遍輟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幸承晤
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未使極減裂慚負
可勝言即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固已過厚二缶緘
緘紙極精但未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亂道或未寫
得略告授去介少閱便歸納次尊公不敢率易上啓望
侍次申敬

又

風埃承為貺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便欲祇遺而客
未不已殆未能輟身良眷也馬復自早出矣少間暫
遣所乘代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聽師並煩申叙甚欲相

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秉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韻常在眉睫間
而所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藏縮遂不復與
四方親舊講好然薄從東位諸君子承動靜晚又得文
思子舍尤為詳盡正初迄今日幸迎謁不謂遲回如此
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夢寐
相接其為慰浣可勝眷々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
豫區：困劣兩日來方作字成勉強具報絲出首當上

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而溽蒸熱徑就卧欲見既未能
自慰而執筆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叙因茲不逮蒙
手筆敬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
謝悚一二日固奉款晤次飲跋

與趙仲強兄弟

其啓蒸溽意况從而不佳瞻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辭
况復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聞朝夕

過巨載家庶幾凡獲逢款晤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融恭惟尊履萬福辱
問勤懇欽佩寵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投間修
敬門下入夜布叙草略皇恐

又

久不交馳方劇傾仰夢寐屢投可見于公厚薄也方作
書欲浼左右忽叨翰墨敦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已赴
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過常持

攝
揖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醫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此月
一到京雨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獨
處不無牢落頗亦見念否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鉏鋤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
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最荷垂恤
既不得旦暮親近為不足于是又不得面別黷然其何
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沿檄到京首圖展奉次餘惟千萬
加愛依戀

又

間色山和尚背子段段一枚託借易上獻仲強絕韻貴仕而

又文采足以相輝聊託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才
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况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
阻端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
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
家妄想也一笑仲南往京少味捨公誰與周旋者

幸時溫之不妙投懼赴醉之際漉洒見向比窘迎新送
舊外方小官况味甚惡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企
瞻企

又

仲強大慰必相見稍疎閑忙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
冗甚未及極思渴止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
江外酒如釀灰汁勉強濡唇必暴下如注老來恐一飲
便脫可無念乎向才得一罇似減心潤風采一笑

又

此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參問之若之
人通記瞻企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因早晚修敬澤之
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
或未亮者是将據我于爐炭之上也氣候蒸濕恭審清
晨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懷當候躬致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時為戲耳。牽聯為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元確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飯。過蒙留念。慙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但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荆次。

又

月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氣候不定尊履當復
何似此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勢須且
徧省視故輟身不得深幸首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
圃陰合池而荷已離水圖書環遠筆墨吟歎參次而會
又復絕世世獨立相与抑揚勝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
藩籬籬高明高豈知有天下事耶欽歎欽尚阻周旋不
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孰不腰金佩玉煌

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議論足以稽考蔚為本支典
刑而士大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數公復
何人哉流落何堪幾三十年為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
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聞望愈隆建旄分社永為帝室
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
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疊疊有加風義久不
傳于世枯卉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

固知盛德所鍾亦自愧不振一至是爾高文麗句頃獲
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耶抑因循所玩也哀
茶或未見棄時巧筆吏傳為異鄉警策實假冠於我為
重狂狷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徐園上澆園
亭之勝幸一一疏示所因或得附各詠歌之後豈非至
願

又

荒粹流擯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爾懸阻窮荒
衰陋無聞見無商確無因籍可考凡爾枯株但未死耳

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間形吟賦
初不計而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覽間
但以目前為遣免異時縱得再奉餘亦無頃昔人矣向
風幾凡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後來更有幾明珠平日嘗獲瞻望者
計獨蒙不棄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閑居但見思
道子椿諸君云絲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福与之俱
可咫尺輕有所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

擢矣今增學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惇諸姪當
已出仕

哀莫論淪又如在井中奄、未絕時于缺甃間望見青天

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賜書未嘗
不感慨梗塞期尺索于可援而杳无與應終歸之于造
物亦未能果爾爾一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辱思

道處脚力所傳手筆惇諭壘固已不勝負而荷思道
子椿書中具道周旋記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反與翰墨

而疑誤

細繹二君之傳但愕貽貽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
語以寫其憂云安得而黃鵠携之攜置其傍暑候已深日
未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之于門下殆非苟然者

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或近在咫尺或便
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未略叙寒温既見而不情之語
如湧至掉臂而不顧者往、而然獨吾仲強瑩如冰玉
無一瑕可指而凜、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負以表、稽
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劫相因以
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覺縷、何時一奉促膝之款

向往滋劇

又

清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至于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
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遽報東坡喪舟
來亟往郊外致奠愴猝不即為問似于豫約鉅銘極不
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欲為系戀若不容
自控到穎昌時得申致次欽詠

又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暫忘于是得奉頃刻

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脩記遽枉手筆
敦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造百冗具報草略皇
悚欽致

又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從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
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間于此無復可出之期耶
抑困之至極而託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他姑欲一
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強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
別此生^爾爾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繾綣方時炎酷拂雲之

擣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傲于垂世立教與
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為河間東平所以為
樂則盡矣至于平臺賦就而鄆陽枚乘蕭颯徧倭欲進
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嘆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
舟便為暴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猶
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况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修改
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
欽跋

與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警策既難暫遠又不敢坐致

車馬可勝欵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

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托託勢須一二日間

可遂瞻奉山陽遷改日逼又凡百萃在一身念之如在

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疇昔

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反展轉十許日纔

了此一段段勝事以故留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諭

月不雪氣候如初春多作上壅咳唾痞噎赤日諸恙老

境極不自得，不審履况當復何似。傾馳歎甚于茲時。
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於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
以壘于高明者，可勝况哉。歲晚牢落江山，滿前促膝。
握手，歷敘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遂將延挹相安，得
迎逢此朔風，倍增款慰。

又

新陽固當一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逮，我勞如何。里
閉正以茲時為勝遇，盡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審能
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佛杜門興，乘作佳。

姑佛二字必有一誤

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尔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常若
有以繫之，亦意投懷，深或有得處于我，不聞一毫髮
也。未聞時幸寄声，俯慰展轉之懷。

又

睽奉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捐書累
幅，良愧見厚之意。封吟非遠時，所聲聞為慰也。餘惟事外
自將復謝，疎略。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而路帝率玉趾，極不

遑昨日之煩迂頤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筒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于^爐炭之上耶皇悚：：晚來承勳履清勝入城方得就見拳之之深當候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于誠意故^爾條暢似是抑鬱^鬱既伸

詞源自然澎湃也歎^歎而已其已令謄寫錯了又改故

差^遲爾^爾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什襲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倩之所目擊也所幸

形跡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可罪

六^幾庶凡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未于不測本

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爾蛩處今又鉏鋤不免聽其去

來姑了一日為一日計^爾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

可嘆：：長情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刻礪進修率履古

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測不妨屏他事粗進餈粥

以激志操仕官固可指日為期要當自我而得為佳至

于報效知己是^爾亦為報奚其為：：報訖千萬深亮無以

語直見罪

又

二月更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蚕蠶作繭愈纏愈縛更須
入湯乃脫其何以堪耶故尔濡滯悶損、家居况味
如何七日不舉箸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為負尔爾一笑一
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重累紙感佩無以為况伏審曲肱樂道與
時御宜慰昨何已老倦疲于應接数次擬拾欲還庄莊居

因得展敘尚為事奪瞻跋瞻跋于是特枉專誨疊見
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于可托之地託
何以如此纔蕭馬不類但劇員荷止候一二事竟即因造
請繞稅鞅便遣人咨候矣

始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儲子椿

相別遽將七年初謂即在華要歲闌尚爾得非固為靜
退耶重于一時耶欽跂欽跂桂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
何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俸
雖厚亦不知其為是乃不易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
達而已衰悴旦暮人爾杳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

萬一得再相見實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該貫彌認冰^冰玉但密通玉色常聞天上語晚日豈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完良可惜但無唱之者守令方時皆聞燕通氣類似自棄之爾重祿固難常有產則能常顧思之熟否思永告歸甚促殊不逮意續別上記次

又

昨日獲奉^厚厚春幾至抵暮泛容緒言一、皆可人意而

置食精潔脩盡懇款超然遠思頓還舊觀蓋到此未始有此况也其為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祇極快悵方圖上記遽被翰墨并佳^佳閨清詩詞度前人^韻至押到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為南僧約素飯^飯後或蒙迂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碩稍此阻潤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念之示問尤佩懇懇洞庭春色

詩畫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
游郭諸篇亦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
思共成勝事不為小補旦夕上謂

又

時序摧感加之雨又滄不解老病相乘殊不知所遣免
忽披手字并既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
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賜來輒輒私有之
將時出吟詠以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
遂寄禹欽也路通首當上謂次坐客草略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
不佳進王趾所投庶幾元意論北觀現能不憚遠否不爾當尋
故步懶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
甚可歎也既審侍奉增慶辱手示并和篇咄、見逼太
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勞逼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
是襲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耶于是何止十步

蓋千萬里之遠矣因博得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刻感刻
少頃欲得就見宿惡未殄修報極卓略皇恐

又

日者具問至略亦謂事稍間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幼
稚輩例作寒壅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無渡佳

况遂成蹭蹬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

可知浮沉閭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生敬侵尋以至

于建旗壇上而一軍皆驍則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

問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熟處便是迷境不可不豫

制也咫尺尚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媿于切怛爾

又

伏蒙就示長戕為礼甚重滋畏綿薄之難堪也紬繹營

緝當于天聖已前景德而後求与先後者盛矣蓋八十

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歎僂俛追逐此特無異燭火之

于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為矜式欽嘆不足道也就聞

遷正季職雖于表發廓勵為可喜然薄有簡書之畏得

無拘綴應對稍勞否不腆藥役更十許日即去此續食

西引不在淮上即于國門迎見千萬以時加愛前揖光

大傾跋

又

涉春擾、日前畢竟不知何事欲作書不果欲一見館
下復不果贈燈端可愧也而豈弟敦篤樂義而無求蓋
未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雨不止終日
頑坐求一投足地猶豫之久卒致迤邐自是老年境界
如此且亦率率使然以故相與搜寫傾盡尤不能已方
且圖之未間倍希珍齋撥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忝思敘渡方俟少間作書為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璫
璫非止佩服重意其警拔于我亦多矣至于延譽過情
滋畏非據來使不欲輒留面正紛擾中附報不及想蒙加
亮日漸長雨不作乘興門庭當使家老失声于驟到亦
一段佳佳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投講貫
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
至是惟可付之形迹之外爾春暖或乘興一到館下亦

未定屢尋此味祇恐纒到不免紛々遂中輟更俟紬繹
豫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問道注意吾友更希為我熟計
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竟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這下
入那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爭新別有一種爭勝
難口語此爾一笑々撰述比來必多不蒙開錦何耶
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易涸自是終不
淺津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徑來太平不乏每到未嘗不歎息君
子之不我俱也京師久任意况可樂處多聞見所博固
不在言而脚頭所到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強
之好客聞渡之多聞思道之勇于為善津正雖未相識
而其人不得見覆而知引詠高躡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春暨諸鳳雛常聞動靜甚安心時有書至左
右于全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

今次大禮必命官且得了當不晚定作閣職曾為之得
一佳佳夢似兆茲事作詩在工今更般挈知一向寧處故
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欽歎高躡不已斯人不易
得也頻相見否其季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折候書便
作附上次第已作太平之行而此更甚迫適相妨爾非
懈怠也予蒼未相識聞風甚久太初况味如何聞渡在
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教詩輒和得在思
道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敗人美况
者不知再居太平後將如何爾所得葬地在藏雲寺邊

已用今冬舉事恨子椿不一見也終為太平人豈人力
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命耶
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
擊節稱頌爾

又

晚來起居住勝久別遽爾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
病之餘所以警慰亦多矣逼行未暇泛容請叩不能無
邑伏辱手示感浣無已信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
旋如此但有悚愧冠梳之惠尤出厚意俟歸專達別圖

上謝次藏雲地須至拳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
爾千萬以存沒為念不可以已成為問果可用就求一
圖子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利害所同獨此兄爾林甥
其次也纔到家即共問忙甚不及展盡

別來兩附書一采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曾

未得少慰展叙可量春一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
似乍歸冗甚加之病倦不貸艱于應接以勞思佚翻愧
驟遠為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隨

倦左右未能隨遇即安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茲必山水有可疑者忽披手示
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乍歸應接必甚冗
已將閱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季自省一半事只是京
師一頭項却須任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
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語耳想久在思慮老倦
比來益窘灼之數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過或有驗漸
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為歲未聞充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
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于顯晦存亡
之際况鸞鴻高舉秀特起逼如吾兄等輩者耶引詠疇
昔雖不暫忘然声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翰墨之
寵申味雅春略無一毫髮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
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為據冬候苦寒不審適日台用
起居何似杳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帽邑

與友人

據疑誤

正居運判屯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役不能無
事候問不講遂爾踴躍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嫌于僭易
也麥雨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慶侍萬福系
望來音日覲再款促膝臨筆可量春

又

通判朝奉座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遽東若故相
迴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泛容泰奉喜慰可知驟爾
異地系容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况漫何似每車
之衝圓方小大理難脗合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未

路何堪但擊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
遲顯擢俯契瞻溯

又

別後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迫不能自裕到日已數日
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
人之末也比已出閘風稍順即渡江荒僻無異庭逃空虛
者豈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涸步可期門連日益峻
矣魚鳥厮友遂終不得一見邪亦或有邂逅之幸已否
興言至此倍深依悵更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歡若平生加遽致勤以失于不豫計方在宿醒卒
不獲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坐間多
可喜事媿無一語以敘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
追錄相為掀髯一笑也

又

廊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
事春言英特自當超出時譽為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
元昆俯循契帶之微寔借風彩里舍摧顏姑日復一日

苟玩時景勢地相懸絕定應未死之日猶及瞻望已否

前日人回又上記比所遣還審已呈浼霜重快晴而不甚

寒田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委貺勤厚累幅

如接款晤感佩之深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單弱得辛

吾處便爽健一到家居温煖處百事叢萃疾病隨之瞻

望只尺未有參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靜意必在易泰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槁

乍此暢茂良深慰喜日未為况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

一住路西幾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所樂

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多事少全在人爾倉廩既充

莫不出為金陵山水之遊吾便道庶幾瞻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季昭顯恩命殊特聳動宗藩超映士類素叨厚
春^博聞報不勝欣致聖上雍睦族姓敦尚風教以粹美明
博^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疏恩大國使河
間東平不獨見稱于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
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山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可親每
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忽奉
手教博諭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異齎異吳春讀
書為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
于是老矣特與公結一報身之緣耳安知異吳時不復再有
相值之幸更斲深討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
顯佛會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為門下客衰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委曲延挹別後
屢欲再尋末軌軌而僂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
不能自達也于是遽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
舊即新用去年三分之一在道路與督役山間欲暫輟
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遽畢大事矯首愧訖
幾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桑榆不謂略其所可責而察
其所不逮敷論稠重伏讀汗下稍問庶幾不失素期執
筆倍深摧哽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日
前可應者之外略不及毫髮此特綿弱無助所致而不
當于門下今日之事輒輒後咄、不敏知借面之無從爾
曲蒙見素挽詞乃知并容尚可搜求曾中以見也然幸
課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爾爾愧慙愧慙

與孫知縣希魯

到此如歸鄉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
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
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得特荷

遣誨尋失其謝慙悚滋甚少頃上謁不勝奉

又

往來亦屢矣尚未得一詣館下于是方欲事間稍慰鄙
念首辱遣問從聞枉顧感佩繾綣尤知盛意為難堪也
日來履况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數日
乃克申致踴蹬固非得已想蒙深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計許久然不敢輒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
佳勝不圖惠顧特先翰墨欽諭不忘感服何已無衣冠

以見門下但深傾溯

又

雨濤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凶類乘間憤恚未伸密阻瞻

承不忘傾溯適聞督獄九江戒行有日度還轅猶在一

月后而北歸之期近在旦暮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

量依邑乍遠千萬加愛俟息肩別圖上問

又

為別易久踴躍不果具書日來伏惟動履佳勝忽披手

示仰佩不忘因循終報後時日沒目前事不覓荏苒想

未訝也咫尺未即瞻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闈于通泛濱四十年吳鄉流落得遂相見

為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可

勝道哉非意乘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于此

有之矣方時亦足為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度幾倦途

猶能束曾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在居咫尺門似既不入冊中

遂不得一瞻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
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况為時所棄固無憾而私營亦
倍費力豈艰生不容少貸而然即可歎可歎尚冀投間
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忽、累月但日與田夫
樵老相與低回盡然不知身世之為果則仁者不擾之
政何以上之教欲一見面贊贊其然竟爾爾未暇可量傾屬
來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得已者無間巨細亦

知恤隱有加乃尔僭冒無他冀姑借威明以牽其來盖
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停異吳時請叩

與成總餘

薄有人事之窘缺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辱簡誨惠繪
缺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窮日力以畫盡巧思良未
易當也什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特忽、不少暇
尔春言俯求之義鄙懷其可忘耶于是再奉手筆所以

相與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繼續秋晚日來融况復
何如相望只尺欲見杳未有期庶幾音驛驛之便時叩深
密兩日風雨作寒千萬萬以時增衛瞻瞻踈瞻踈

又

相別幾一年系望館第才百餘里于是方殺交馳既竊
自幸墮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既懇懇尤佩深厚伏
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却搖落之餘高低遠近
種、皆飽足人意但恐厭飲習熟不復知難得為有負
耳何時追逐笑詠以極登覽之勝邇風可量春、

又

累款作書踴躍不果勝義難忘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諱
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體力佳健感佩愧仰可勝
鄙陋一報綠中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便不
得休息且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綴、恐有所
不逮則彼所以窮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有
歎息而惟知為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承承
倍深耿、

又

至節不敢修敬，勤祝過煩，敦諭慙負，何已。前履新正，盛
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叙。次衰晚于一報，緣無幾
雖得君子于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
勝喟詠。適有少冗，作記不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皆奉累書，方知前日踴躍為可憾。至于美詞妙翰，資藉
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嘆而不可已者，益
信其有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
將聽額望不及，豈敢輒恨于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

馳介還遠，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敏隨分
目前，益撥益窘，遂爾淹晚，象委遽及，愧佩春勤，滋負踴
躍為可責也。冬深苦寒，體况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
一日，夙霜翳路，只得畫灰，養火以寄餘息。前所謂窘者
亦瀕于強勉耳，早晚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
于糟粕之得也。如何，只赤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必多多得其字蓋教百年
無此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于一時盛意所臨故輒輒狂
妄尚何足紀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昨首之前欽認春勤可勝傾邇方
時故都盛麗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厭飲朝夕不
以難得為有憾也貶所編編陋略無與意等者但愧知邑
邑而已頗見懷否

又

頃蒙詔恩首被翰墨為札勤得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
展已而將一過故都幾促膝可以布敘在再不契遂
茲淹晚愧負常君有所失方且圖之遽復委既有加不
已讀之不覓汗下于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
要尚或見存已否雨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
館倍深約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無為楊彥濟彥首元名湊

早遊門下荷侍講暨諸貴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激
昂以投平昔春言追訟邑、不知所控而墻仞具存近
在咫尺又復龍駒鳳雛寔相表發不謂至今纔能申叙
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轉殆將何言春杪尚
寒間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武

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覲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
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門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孀女之
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碩得聞美况
輒資以爲慰于是遽枉翰墨博論稠重如接講席住太
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輒捨攘
比已就宣城得教椽地距此無宿不晚將遷徙以之
安但門庭浸遠定何日披奉向夙耿

又

密邇久不獲脩記且因循自忽而然所期但
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更爲娛其得于名理蓋不
肯矣履茲勝候惟動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
是之久時未我每得無懷寶達邦之滯乎允而盛時日
遂超軼寔悵于傾耳以待也

又

屏寄蓋常投豈然而善况德門俊望容參承之
緩邪躋登其愧何以為如聞首籍占先

○赴續食田○間但日聿高明少慰疇昔繼德尔自是
○將不輒輟修馳度○幾桑榆或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與○缺原故門庭常在企頌吳時先公
官守終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晦與言
至是何以為贖豈虞仲氏過與特迂玉趾使得紬繹遺
懿以信不朽拙滿俛俛方愧不逮而來論稍重讀之
栗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晤遽別不忘瞻跂改歲尚寒不
審日未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
慶問其如久屈軒舉似于漁門俊望為未滿茲其時矣
得報即圖申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雅厚不敢以不
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有愧于俯及也輒已錄出
謹遣人上呈○見子碩及圓首座之欲趁清明納壙
不復自緩幸加亮

投分世春差池不能旦莫相款系懷疇昔每以之為有
負也子碩適在比舍而妯娌所為故時得咨叩為慰既
踐前列想已具續食計咫尺未有再奉諄悉之期臨筆
耿

又

愚昧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尚復何言常情
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惇篤委問詳諦欽承至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固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

倍深引詠漸有涼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宴均上輩而晚
又獲見錄于賢伯仲間方且鏡刻澡濯以會器與不謂
有此汗辱殆將見絕于契好矣而乃愛有所志始卒不
替永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披承臨筆可量依邑

典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為事奪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動款如獲奉
周旋歆焉鄙懷尤為相盡冬暖氣候候令人不爽不審尊

候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咫尺又接新陽則一歲固
無異矣占晤末期報筆周然不自勝尚冀不乏交馳時
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貴春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
讀書先五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置科奉而無
心于進取自然今分季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外物
所制爾季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
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

乎季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獵較隨俗而不制于俗亦
何能輟我本木分為學耶更須擇所由遊師友則正童子
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
低回回閭里直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算豈
付予之薄不使預計有待而常劫于倉卒臨時之迫
耶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子言之便皇悚
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塞

白為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坐右纒有德素數番先

上納他旋有旋特呈次他時得歸當踐前納雖未必汗

君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猥冗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

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

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閱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

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

可得唐人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不

妨隨意所嚮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精擇耶

未即彼承不覓切、仰投一促膝之款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款以
為獻獻象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

可到南宜行亦甚緩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

連相與作緣為况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夙義有立

敷篤誠意之盡也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蒙相

約乘興幾時可以踐言奉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

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泛之幸于老人非細事也兒

到宮已一月骨肉輩荷存問乍著錦衣上盛眼昏作字

絶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通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
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缺溯專介被問歌審兩甚作寒
侍奉起居佳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昂差得復失信
不自然竟爾爾岨岨可嘆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
千萬保愛介還略具毫髮他俟後記

相距甚遠通又既阻瞻承亦不異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

曠有加嘗得警慰為甚幸爾示諭侍醫醫稍迫服食必已

康復初不與知失于咨問皇恐家學自是佳一種意味以

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季尚用

貢入否猶猶冀資藉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略庶幾見

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旧也舊生死流

落拊卷增感少留披譯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

懶出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獨荷見契而又疊、不已不

止仰欽雅致寔亦荷戴良重筆為油所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略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徑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茶之家寔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所幸得者遽委委諸草芥芥春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役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特衡門棲遲懷詠渠能

已和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畫贊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

凡所以願得于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酬佳

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褚斫額于雲霄之外欽

歎警策感慰心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閭動止何似謝

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况嶠嶂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投

分簪履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兀然拘株而神馳乃在步

杖履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

林疑誤株

伏疑仗誤

當聲問稍密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伏也

又

衰茶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與晤語者社門固

足自遺然久別或有出愛之病蓋元白未相聚累日寔

不易得也事寒擁輒問于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畜

益歎奇蹇之不款也儀儀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烏累

辰招延勢輒見繫但斷舌自恨今則噬臍何及矣春

夏乘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問時仰書誨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孫肖之

門疑誤

暑後兩作輒如初秋日來體况復何似久不問奉來問

初不知行李稍遠但翹系為勞亦不能無疑于見簡也

忽被手示諄論有加慰釋兼之寔畏見厚一墮井中日

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向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

前輩從容時賓以自浣况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

疾才一宿一日事維之繫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
煩一揮毫之頃爾寔我萬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許宣城緒餘役者未忘便道鴻飛冥杳不知
所跋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咫尺間事雖慰纔後皮膚
則我輩豈期于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為在事者私有
所挾故來相逼咄良可怪者已次為宣城居姑俟日
前有問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審爾則地
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終

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乘間多錄數首為模範至于
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失于先請繩墨而模斷有玷
雅春負愧無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
一區處尚阻拭目翹風增吝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渡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
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王趾有妨爾一

笑岑侔世奮尚在官幸為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
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回昏夜叩
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改限未相見白則願見之勤具
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迫于便速爾

又

昨日得不足書方知閣中令似今皆服藥料憂懷相接不
易遣免也失于上向悚仄、今次季中可住幾日甚

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日
近速有書去也連脫二齒極為之邑、都不曉其所自
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無長者正
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只
是其詩加閑放尔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
有近詩雜文否求教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春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慶
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决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

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為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
作書則聞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
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奮差肥
矣真愈逼人可惜閑處放著著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
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遊戲中語
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潏然擊節
如見絕韻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與

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乏苟加惠無聊
振起顏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千金之賜耶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晤薰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
也過泛中屢獲咨扣多能道形迹間糟粕而超特絕擬
如精金之在鑛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略而欽承之素同
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韻加勇腴則姑領以自為慰耳一
向窘率無暇仰候行李不圖未遽踈絕特迂翰墨申繹
猶蠶繭展轉殆猶蠶繭讀之恐其或斷佩服感刻何以借况春

兄其二字疑有
一誤

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况甚頗留來人少得而竟亦疎簡
臨筆倍深跋詠

又

晚暮何堪交遊如君子者無幾枉求之日固久而相泛
之樂曾未得少款念、常若有所負而要之此况良未
艾也前日人行嗣圖占叙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于藻
飾故迺跋命途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徑已葺而
稍荒不免復為淮上之歸高且盡無所不在不特奉、
未有以慰釋可量帽企暑候已涼適日復不審起居何

文器誤

延疑延誤

似老境勃率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勢或可期
但時間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多但能擺落世境超出三界之外
或未見之懷則隨地皆我有也彫琢物象下添造化之
所秘奧想見盈編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擊節吳
越之人似無復他語之間矣孤悻不堪惟劇欽企故居
之還定在何日設可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苟或差
池冀書問不我遐棄也欽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佳句有

便無惜大軸見寄洪竟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

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即在人上

間有底滯不排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

端如人口予推下曾高間別是一般境界也其家維揚

環堵條然不妨挽留相與卒歲庶几到吳中因得扣盡

孫肖之見在宣城不晚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帥仰

之地諸郎豪美尚恨不能編識獨某人因到場卅曲蒙

賢

博篤久知投分款密今復官守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

表日有交相警策之勝未即瞻叩良可嘆也從此可以

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寔深引詠香監

姪博朴有字中甚耿或相見更望開發

與揚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

感寒疾雨中汗垂絕于朝昏間先辱書示人迴不審曾

及之否于是再枉手筆亦以病未間尋失布謝慙負不

能已然必有以見亮得舟便行千萬遲回貴得追隨少

萬

回

日粗賞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住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盛想所得為多恨不獲
追隨先後後也或少低徊舟來即在步武間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為况何似人回回荷垂報意厚情親感刻
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迫迫過一日如一年祝
舟似許不許今再于之更託密諭某人得一隻且般得
起為幸千萬萬留意仍為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比三得書所藉周悉欽諭歲晚碩鄙不足負荷而思
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復何似早來
見元載云此月末當暫歸然不肯遂去此審然則正若
相避然或無別急願少留過中秋同為金陵月下笑也
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爾其仰德宜如何哉舟已
有涯實出厚義縷筆下固不可見况無暇耶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况何似累到使每承謝客比修問輒
云已出相從于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耶
瞻跋、示教敦款尤佩過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
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欣慕介還具記草略望貸誅戮

與胡淵明

改歲共惟起居佳佳一別半年間承意外初則震駭幾
失七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新
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于雅春逼歲到家首圖

參參候口無人可出遂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蒙
重顧又阻披迎方欲早晚再詣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
非筆下可見臨紙增吞

又

晚暮未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可控偶得卜差便不
免遷就以投生游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宅
窅非敢謂勞特有幸于甫畢爾當塗今何慶長似是天
心見佐而全付其助于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
纖介可憾耶慶長雅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

膝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佳
辱手示并諸帖皆軸甚精足見雅工地少留二三日拜
納次方又有客具報稽晚皇恐

背疑誤
止地疑工也誤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東莞縣民福功堂藏書



